



光润杏坛 初心长存 ——追忆黄道元先生在新河中学的岁月

陈航波/文

惊闻黄道元先生于2026年10月3日溘然长逝，新河中学全体师生深感悲痛，无限缅怀这位曾经耕耘锦鸡山麓、点亮无数学子青春的教育先行者。

从1980年至1991年，十一载光阴，黄道元先生扎根新河中学，从事教育教学与党务管理工作，以一腔赤诚投身德育改革，凝练和践行广为传扬的“五心教育法”，在新河中学厚重的校史长卷上，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，深深影响了上世纪80年代一届届新中学子。

黄道元先生曾为农村民办教师，深谙乡土教育的甘苦。怀揣“让生命能感受到你的光”的理想，他于恢复高考首年考入台州师专。来到新河中学之后，他立足乡村中学教育现实，直面乡村学生成长中的种种困惑，逐步提炼出热心、诚心、细心、耐心、恒心“五心教育法”。

五心之中，“热心”居首——这颗滚烫的心，正是他青年时代那句“让生命能感受到你的光”的起点。黄道元先生主张“爱是教育的基点，是教育的力量，也是教育的归宿”，倡导以爱为基础，做到严慈相济，把尊重、理解、关怀贯穿育人全过程。他把这套理念落实到谈心谈话、班级管理、家校沟通的每一处细节中，用行动诠释教育不是单向灌输，而是生命唤醒生命、光点亮光的双向奔赴。

担任校党支部副书记、书记期间，黄道元先生不仅躬身一线带育人，更把个人实践上升为学校集体的德育财富。他带动全校班主任队伍建设，把“五心”理念推广到全校德育工作体系，完善班主任工作规范，倡导“四勤”“五到场”“十知道”等务实的班主任工作准则，推动新河中学成为浙江省贯彻《中学德育大纲》《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》试点学校。学校德育经验在台州、温岭多地交流推广，学校获评浙江省中小学德育先进集体、全国中小学德育先进集体，成为当年温岭公认的“三面红旗”之一。

为数不多的老照片，忠实记录了黄道元先生与学生谈心的瞬间。凭借突出的育人实绩，黄道元先生先后获评全国优秀班主任、全国中小学德育先进工作者，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。但光环之下，他依旧质朴谦卑，始终牢记青年时代许下的誓言：当一名教师，让生命能感受到你的光。

岁月流转，虽然先生已远去，但是“五心教育法”没有尘封在历史档案里。先生留给我们的，不只是一套德育工作方法，更是一种教育信仰：教师的使命，是成为一束光，照亮每一个年轻的生命。

虽然黄道元先生离开了我们，但是他的教育理想、育人温度，将长久留存在新河中学的校史记忆中，留存在万千受教学子的心底。我辈教育后人，当继承这份精神遗产，守教育初心，行育人实事，让生命感受光，也努力成为光。

谨以此文，深切悼念黄道元先生，向先生致以崇高敬意！

先生走了，留下的光还在 ——追忆我的初中班主任黄道元先生

文清/文

10月3日上午，我得知黄道元先生离世的消息。

其实，我一直想认真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，想听他讲年轻时的故事，甚至想过将来把他的文字和人生经历整理成一本书。没想到，文章还没写好，先生就走了。

四十多年前，他是我在新河中学读书时的班主任。四十多年后，我已从十几岁的孩子变成五十多岁的人，而他在我心里，始终是那位认真批改作文的先生。

我对先生最深的记忆，是他批改作文时留下的红圈。那时候，作文写在本子上，他一本一本认真批改，还会把写得好的词语、句子仔细圈出来。每次发下作文本，我总要先翻开看看：这一次，先生又圈出了哪些句子？

那些红色的圈点，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，是莫大的鼓励。后来读高中，我的一篇作文获得浙江省“保险杯”征文比赛三等奖。如今，我五十多岁了，开始认真写字，也坚持写文章。我常常想，一个孩子最初的自信，有时候并不来自多么隆重的表扬，而是来自被人认真看见的一点点进步。

以前，他在我的作文本上画下许多红圈；如今，我开始为他写文章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们一直保持联系。我去杭州读大学，后来从事外贸工作，四十多岁开始跑步，逐渐成为一名跑步教练。先生经常阅读我的文章，给我的视频点赞，晚年还亲切地称呼我“文清教练”。

晚年，病痛渐渐缠上了先生，他的行动不如从前灵便。我经常鼓励他适当运动，骑室内自行车、在家走动，甚至告诉他，扫地、拖地也算身体活动。他很认真，有一次告诉我：“听取了你的建议之后，近阶段我已动起来了。”后来，他甚至让儿子打电话，替他向我这个“教练”请假。

我忍不住笑了。四十年前，他给我布置作业；四十年后，轮到我去检查他的运动作业。

2024年，我去看望先生时，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。有一个细节，我至今忘不了：他把手里的餐巾纸仔仔细细地对折，再对折，折得方方正正。那动作很慢，却格外认真。我望着他颤抖的双手，心里突然一酸。疾病让他的动作变慢了，却没有带走他对体面的坚持。

先生离世后，我重新翻看我们的微信聊天记录。以前，他常常发来很长的消息，谈文章、谈生活。可今年春节以后，文字越来越少，很多时候只剩下一个赞，或者几朵玫瑰。

师母告诉我，有时候先生为了回复一小段文字，需要用颤抖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地按，十几分钟才能完成。

我这才明白，那些越来越少的回复，并不是他没有话想说，而是表达变得越来越困难。

当年，那双手曾在我的作文本上留下许多红圈；四十多年后，连点下一个赞，都变得不容易。

10月7日，我们去送先生最后一程。新河中学1985届初三（1）班十多位同学，从不同地方赶了回来。我们以班级名义敬献挽联：“四十载师恩长在，桃李常怀春雨意；一生传道泽犹存，学子永念先生情。”

一位远在美国的同学得知消息后，回忆起先生当年曾向她父亲称赞她作文写得好。四十多年过去，她依然记得。

又是作文！几十年前一句看似普通的肯定，竟然让两个相隔万里的学生，在先生离世后，想起同样温暖的往事。

这些天，我不断写下关于先生的回忆，也重新阅读他留下的文章。我越来越觉得，一位好老师的教育，并不会随着毕业而结束。那些曾经被他鼓励过的孩子，早已走向不同的人生，却都带着当年得到的善意。

那本书，我终究没能替他整理出来。可我慢慢明白，他早就用四十年的时间，把自己写在了一个又一个学生身上。

先生曾经写过一句话：“让生命能感受到你的光。”

先生，您走了。但您留下的光，还在。

归

一纸调令在手，我叶落归根，从百里外的H城师范，来到了家门口的W城师范。

深夜，听妻用絮语咀嚼着“归”的幸福，忆及两年打点行装，送白发的夫去远方学校时的那种苦涩的心境，仍然禁不住潸然泪下。

我理解解妻的心情。归来了，就意味着她用不着在每个星期一的凌晨三点半，听闹钟把服药后沉睡的夫唤醒；用不着在星期五傍晚，在浓重的夜色中，倚着自行车，等着一辆又一辆归站的面包车中走出一身疲惫的夫。归来了，夫扎扎实实地厮守在她身边，她像捧着一件玻璃器皿那样，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一份自天而降的幸福。

然而，亲爱的，假若没有这两年的奔波，你能体会到这种老夫老妻两相厮守的幸福吗？

闪烁的灯，是夜的眼。

两年前，离开了行政岗位，重上三尺讲台，很快，我对在这夜幕中闪烁的灯光，产生了特殊的感情。

往返学校，每次扑面而来的，是车窗外流动着的成串的路灯灯光。在学校，每早打开房门，映入眼帘的是工地高高的起重机塔上那彻夜不灭的灯光。灯光掺和着熹微的晨光，我的学生起床，列队，升旗，跑步，完成他们每天的晨课。四列纵队的方阵，一个接一个，从我身边流过，经过时有意夸大的“一二一”的令声，踩得特别整齐的脚步声，微笑，点头，在严冬的风里涌动着的，是师生心理感应所迸发出的醇醇的暖意。这暖意氤氲心头，恍惚间，又好像回到了八年前的中学校园。入夜，灯光透过纵横交错的水杉枝叶，投射到花坛前的空地上，在这里，我曾和一位能干的团委干部进行过认真的长谈。这位沉静的姑娘，一脸凝重地问我：“做人到底应做‘理想的人’，还是‘现实的人’？人在这世上，应怎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？”

“人应怎样扮好自己的角色？”这首先要问，什么角色才是自己最能演好的角色。在历史的长河里，在纷繁的世界中，人们熙熙而来，攘攘而往，无不在扮演自己的角色：有为民做主的清正官员，也有奔走谋食的平头百姓；有善于攻战的将军武士，也有擅长商贾的经营能手。只要能在社会进步发展中显示自己人生价值的，就绝无高尚低劣之分。吟唱着“归去来兮”走向田园的陶潜，并不是为追求“高尚”舍弃了“五斗米”，“五斗米”无非是百来斤粮食，这份俸禄实在是低工资，放弃了，也并不见得清高。他“解印去县”，关键的原因，是他终究是诗人，而不是当官的材料。其可贵处，在于他能认清自己的角色，在“来自尘土，归于尘土”的短暂人生中，能坚守自己心中的田园。扪心自问，芸芸如我辈者，“心中的田园”又该是什么？

在一番折腾之后，我终于明白，我所适合的角色，其实还是教师。在师生交往中，我有一种不需矫饰的情感；在学生的感悟、成长中，我会从心底升腾起一种无法言喻的幸福与满足。

也许，我就是这种“料”吧！正如杨绛女士在她的散文名篇《隐身衣》中所说：“是什么料，充什么用。”“假如是一个萝卜，就力求做个水多肉脆的好萝卜；假如是棵白菜，就力求做一棵瓷瓷实实的包心好白菜。”回到“萝卜”“白菜”的本色上，这种“归”比起妻所珍视的那种“归”，实在更使人刻骨铭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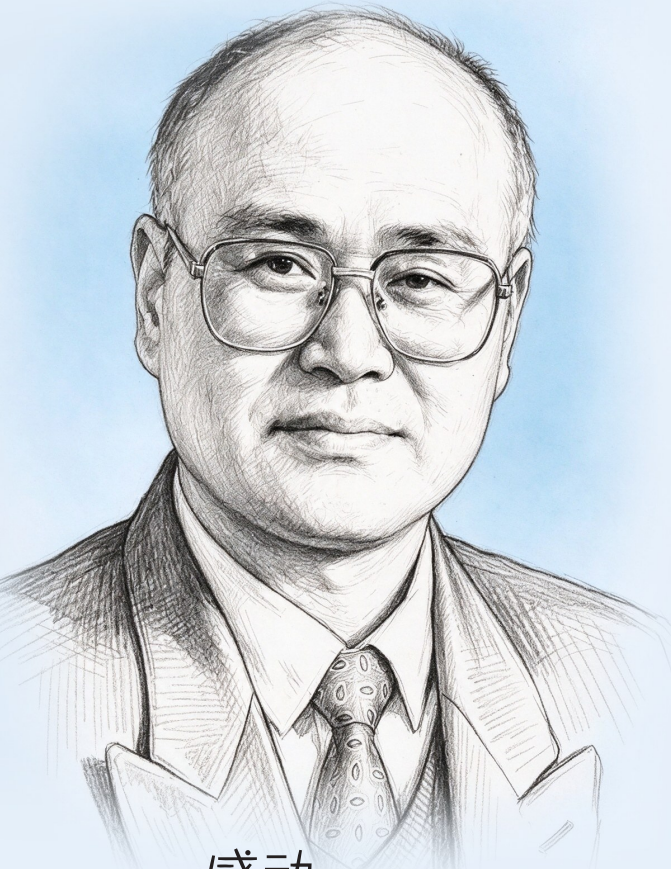
（写于1999年）



黄道元在新河中学工作时与学生谈心。

心中的田园

——黄道元散文小辑



感动

“感动”是什么？是滋润心田的细雨，是驱赶阴霾的阳光。更准确些讲，是轻风——它在蓦然之间可让思想在飘升中得到净化。

感动人的，有时可能是极普通的生活场景。两年多前，为寻访一位先进教师，我步行七八里，登上了地处台州与温州两市交界的黄茅山。到达后，不巧她本人因事下山，是她的丈夫接待了我。这位大山般朴实的农民，憨厚地微笑着，为我倒上满碗清凉的茶水；闻讯赶来的附近村民，七嘴八舌地向我述说着这位“好人老师”对学生，对乡亲，对自己的婆婆、丈夫、媳妇至纯至诚的爱心。喧嚣的车马声在远远的山下，我在这小小的山村裡，细细地啜饮着清茶，品味着内心的感动。几个月后，这“感动”鼓舞着我远走他乡，在异地重温起了自己当教师的旧梦。

如果说一碗清茶带来的感动是感中有悟，那么在更多的情况下，感动是一时说不出缘由的“心头一热”：

比如，你在饭后检查学生餐厅的卫生情况，随手将餐凳拉起、翻转，藏在桌子底下。像有空谷回音，很快，在周围会响起一片翻凳的“啪啪”声。为什么？学生写的《餐厅交响曲》中的一句话让我怦然心动：“老师为我们做了榜样，我们如仍无动于衷，老师该感到怎样的寂寞！”

比如，在寒冷的冬夜，你护送患急病的学生去医院，当观察室里凌晨的钟声敲过后，陪同的同学一边目光灼灼地盯着输液管一滴一滴往下滴注的药物，一边用手轻轻地为病人按摩，一张小嘴还不断地“赶”老师：“老师先回去吧，您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不能熬夜。我们没关系！”

比如，在毕业联欢会上，往常被你的婆婆妈妈管束得有点发烦的体育特长生，那位牛高马大的男孩，于众目睽睽之下，模仿外国人的习惯，提出要与你拥抱一下，脸贴脸亲一亲。

比如，你调离后，在来信中发现了一封出自受处分学生之手的长信，信中动情地写道：“您一定还记得我，可是，我并不是光荣地走进您的视线，我不能因此而感到荣耀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要说，在周围同学们中，最想您的是我，是我……”

铭记在心灵深处的“感动”，还有一些是类似电影空镜头的东西：在蓝天白云下，被花季少女放飞的彩蝶风筝；在浓重的夜色中，随着“叮咚”的钢琴声，荡漾在校园上空的《春天的故事》……

面对沉浮的世事，人心常常会变得比较粗糙。做教育工作的，日复一日“塑造着学生的灵魂”，更易因倦怠而冷漠，因冷漠而失去自己的灵魂。是“感动”拯救了我，让我在世俗的社会中，在高尚与卑下之间，还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，不至于变得太庸俗。仅此一点，我就该好好感谢让我感动的所有美好事物！

（写于1999年）

会哭的鸟儿

在儿时的记忆中，挥之不去的是鸟儿“啾啾”的哭声。

似乎那时我还没有上小学，小孩好玩，在一个风雨天，和哥哥弟弟一起，“玩”死了两只从屋檐上掉下来的小麻雀。事情的始末早已记忆不清了，但母亲得知这个残忍的游戏后，为我们几个孩子唱的那支忧伤的歌，却深深地烙在我的心灵深处：

“孩子啊，你离开了温暖的巢，去了何方？

“起风了，妈妈在家里把你想望；

“天黑了，妈妈在路上久久彷徨！”

歌声掺和着黄昏的雨声，还有窗外树枝上老麻雀“啾啾”的叫声。母亲说，老麻雀和平时叫得不一样，这是在哭。真的，我们都听出了老麻雀在哭。我们满眼泪水地祈求母亲的原谅，好像她就代表了老麻雀。她能摸摸我们的头发，说些宽恕的话，似乎我们就可以由此而获得心理上的解脱。

母亲幼年丧父，轮流在一些亲戚家生活，作为“寄食者”，受尽了白眼。生活的磨难，给了她一颗敏感而富于同情的心。之后，她通过读免费的简易师范当上了小学教师。她没有出众的才华，胆魄也不大，但始终尽心尽责工作，以她悲天悯人的情怀，关心、影响她的学生，赢得学生深深的爱戴。我父亲亡故后，80岁的母亲到她过去生活、工作过的地方散心，一些当年的学生，如今六七十岁的老人拜访她，依然亲亲热热地叫她“管先生”。

在家中，继承我母亲事业的只有我一人。记得三十年前，我刚当上代课老师的时候，不知道该如何教书。母亲没能在业务上给我什么帮助，只在信中鼓励我“认认真真，必有所成”。在“认认真真”的嘱咐之外，母亲的影响渗入我灵魂的，就是那一首鸟儿哀歌了。多少年来，那歌时时刻刻萦绕在我教书生活的寸寸空间中。一届一届学生从我身边离开的时候，我记得住他们的笑靥，也忘不了他们曾经流过的泪水。我在批阅失去双亲的孤儿的日记时，从“坟场之梦”的字里行间，听到过哭声；在安抚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女孩子时，从她黯淡的眼神中，听到过哭声；在处理违纪事件时，从“硬汉子”男孩一拧脖子喷出的“我的爸妈离了，‘死了’，没人管我”的恨恨声中，听到过哭声。哭声让我心颤，也提醒我时时记起自己应负的那份职责。

现在我老了，工作的岁月已经开始倒计时了。回顾走过的路，我常常默默地询问：哭过的鸟儿，你们现在好吗？

（写于2000年）